

[收藏版·下册]

夏梦狂诗曲

The Rhapsody Of A Summer Dream

君子以泽 著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新型 复合塔板技术

田原宇 乔英云 编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夏梦狂诗曲 / 君子以泽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 10
ISBN 978-7-5113-4479-3

I. ①夏… II. ①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48099号

夏梦狂诗曲

著 者: 君子以泽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紫 夜

封面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版式设计: 刘碧微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mm×980mm 1/16 印张: 46 字数: 637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479-3

定 价: 59.80元 (全两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一乐章 离别冬季 / 001
- 第二乐章 辉煌演奏 / 017
- 第三乐章 情迷醉夜 / 035
- 第四乐章 海鸥天堂 / 055
- 第五乐章 泰国海岛 / 073
- 第六乐章 光阴重影 / 089
- 第七乐章 雨夜真相 / 107
- 第八乐章 夏梦之诗 / 127
- 第九乐章 争权夺利 / 145
- 第十乐章 诀别夜晚 / 163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一乐章 不期反击 / 181

第十二乐章 幸福开端 / 199

第十三乐章 婚礼惊变 / 217

第十四乐章 禁忌恋爱 / 237

第十五乐章 皇家古典 / 253

第十六乐章 辉煌乐章 / 269

第十七乐章 突如其来 / 287

第十八乐章 雪白墓园 / 305

第十九乐章 坚持信念 / 323

第二十乐章 金色华彩 / 335

最终乐章 永生之梦 / 355

第一乐章



离别冬季



音乐家的灵魂，早已成为了艺术的燃料。



裴诗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了。

这一刻，她是如此清晰地认识到，森川光是除去裴曲外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是他陪她度过最艰难的时光，是他陪她走出黑暗过去，是他亲眼看着她从泥泞中挣扎起身，重新走上明亮的舞台。自从那一年他们在樱花树下相遇，她在这世界上好像就多了一个家人一样。她抱着他的脖子好一阵，然后扶着他的肩膀，盯着他的眼睛：“你的眼睛真的好了吗？真的看得到了？”

他回望着她，眨了一下眼睛：“是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？这事来得太突然了。”

“当初会里的人动手破坏了我的角膜，以当时的技术，复明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但不管是什么惩罚，只要超过二十年，就可以接受治疗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也有了医疗技术，所以我就去做了手术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，那太好了。不过……”裴诗凑近一些看着他，稍微歪了一下脑袋，“盲人真的和普通人的眼睛不一样……这样看，你的眼睛比以前漂亮多了。难怪我进来的时候，就觉得你今天特别好看。”

他没有回答，但嘴角却保持着笑意。

她激动极了，又继续追问：“那你看得到我长成什么样子了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那……有没有失望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

裴诗当下语塞了，嘴角歪了歪，横了他一眼：“那还真是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”

“原以为你是个非常有亲和力的邻家妹妹，却没想到是这么漂亮的美人。确实有些失望呢。”

裴诗很少和别人聊到自己外貌的话题，听他这么说，呆滞了片刻脸就开始发烫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啊，眼睛好了连嘴也变得油腔滑调了吗？我才不是什么美人。”想了想，赌气一样说道，“组长才是美人。”

森川光又笑了，不再和她争执这个话题：“今天医生来帮我复诊，我以为很快会结束，没想到居然弄了这么久。让你在外面等累了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“你是在侮辱我的人格吗？居然为了这种事跟我道歉！”裴诗佯怒道，“有什么东西能比你的眼睛重要吗，没有。哪怕我马上要举办音乐会，听到这个消息，也会为了你立刻取消。”

森川光眨了眨眼，像是受到了什么触动：“小诗……”

“现在你要做的，就是好好休息，把眼睛养好，不要用眼过度。我这几天会比较忙，但一定会抽空来看你，陪你聊天。等你完全好了，一定要来听我的首场音乐会。”

“好。你的音乐会想什么时候举办？”

“二月的最后一个周末，或三月的第一个周末。你看看这两个时间段能预约到音乐厅吗？不能的话再往后也可以。”

“为什么要这么晚？你不是必须要在这几天增加销量吗，定那么晚，对这几天专辑销售其实没太大帮助。”

“没事，我有安排，你要相信我。”

看见她这么胸有成竹的样子，他也不再试图说服她：“好。”

“那我先走了哦。”

“好。”

裴诗拿着手机、包和外套站起来，快步走到门口，然后又转过头来唤了一声：“组长。”

夜空浩瀚犹如海洋。明月像是一颗鹅卵石高悬在夜空中，海边的银沙被冬季的风洗淘成银河。屋内所有的光明都是由烛光与冬夜的光华组成。他再次抬头看着她，看她以如此鲜活的形象站在他面前。后院的惊鹿刚发出一声轻响，世界却因此变得更加寂静。她朝他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：“你的眼睛复明，真的太好了。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，就有很多很多了。”

他没有撒谎。在他重获光明的眼中，她确实比他想的要漂亮得多。

彦玲从陈旧的盒子里拿出一张照片。那是夏明诚、夏承杰、夏承司父子三人在盛夏集团门前拍的合照。当时盛夏集团濒临倒闭，夏承司刚从伦敦回来，准备接手父亲的工作。三人第一次在公司里开完董事会，就在楼下拍了这么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夏明诚脸上挂着他特有的官方微笑，完全看不出当时他其实心事重重；夏承杰戴着黑框眼镜，眼角和肩线都微微下垂，有些太过温和；夏承司却微微皱着眉，像是很嫌弃拍照这件事本身。

每次看到夏承杰鼻梁上的眼镜，彦玲总是忍不住露出和夏承司一样的表情。其实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夏承杰的左眼镜片其实是平光眼镜，右眼却有一千多度。会有这么高的度数，也是出自一次意外事故。

那一年是夏娜反叛期最严重的时候，因为同学说了一句“你的恋兄情结确定只对你二哥发作吗？因为说不定你爸爸在外面还给你生过好多哥哥呢”，她气得直接搬起砖头去砸对方的脑袋。正巧那天下午夏承杰开车来接她，看见她在那里玩命，吓得赶紧冲过去阻拦。同学都已经被吓跑了，她还是完全不听，哭红了脸，扯着嗓门说要把那个同学杀掉。两个人拉拉扯扯了半天，砖头刚好砸到夏承杰的眼睛上。

本来家里就很不宁静了，又为了这件事闹得鸡飞狗跳，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彦玲都记不清了。她只记得后来全家人都抵达了医院，医生说夏承杰的情况很严重，急需亲人捐角膜，不然那只眼睛就会瞎掉。夏明诚问他自己的角膜可不可以，医生说年纪太大，不能用。当医生回到抢救室，走廊上就再没有人说话。过了很久很久，夏明诚才打破这片沉寂，但当他说出那句话以后，场面变得更加寂静了：“阿司，把你的角膜给你哥吧。”

如果不是夏承杰义正词严地拒绝，还不知道这事会演变成怎样的闹剧。彦玲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夏娜在医院里抱着面无表情的夏承司哭了很久。那之后没多久，夏承司就出国了。

有很多次，彦玲都怀疑夏承司不是夏明诚亲生的孩子。不光是因为夏明诚的态度，还因为夏承司的外貌与父亲兄弟都不大一样。夏明诚是典型的亚洲男性身材，虽然高挑，但骨架小，肤色普通。夏承杰是父亲的文弱版，夏承逸和母亲长得一模一样。唯独夏承司，皮肤白皙，脸部正面很窄，眼睛深邃，鼻梁像山峰一样高高挺起，个子也比家里所有人都高。总之，有一点西方人的味道。

她想到以前在旧居为他当管家时，郭怡在某个下午茶时间拉着她闲聊，翻出了他小时候的照片，说阿司小时候简直是最可爱的孩子。她不记得那张照片上夏承司长成什么样了，只记得他头发有点黄，鼻尖翘翘的，是个雪白雪白的球儿。然后她说了一句：“二少爷真像混血儿。”

想到这里，她忽然像想起什么一样，坐直了身子，从床上翻身下来，打开灯照亮狼藉的房间，在保险柜里找出了一把钥匙——那是他们旧居的钥匙。她竟还保留着。

虽然这样做有点不理智，但前一夜宿醉好像完全没有好过来。而且，一直待在家里她会一直想着夏承司，这会让她发疯。她头晕脑涨地出门，开车往夏家旧居前进。

已是半夜，冷空气骤然降落，笼罩了大地。天空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冰块，

此时已然在瓦解，落下纷纷扬扬的白色尘埃。四十分钟后，她在一个古老破旧的住宅门前停下，穿过花园，打开家门。虽然这里依然供着电，但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她一直用手机上的电筒功能照亮道路。她走上英式楼梯，进入以前主人的卧房。

终于她在书柜里找到了以前的相册，可是里面的照片全部都被取走了。至此，她突然觉得自己这次行动实在有点鲁莽。她叹了一口气，下楼想要打道回府。可就在即将离开宅院的时候，她在门前的信箱中看见了白色的东西。她眯着眼睛走过去，用手机照了照里面，有一堆没拆的信件。用钥匙把信箱打开，发现里面大部分都是垃圾广告信件。但是，一封手写的国外信件在一堆打印信件中特别显眼。淡蓝色的墨水字，娟秀而漂亮，上面写着“夏明诚收”。邮戳上的时间竟是几天前。她没犹豫多久，就把它拆开了。

里面有两封信，一封是手写中文信，出自寄信人，开头是“我不知道这封信是否能顺利寄到你那里”。一封是英文印刷信，出自医院。英文信的上面写着“亲子鉴定”。

她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气。然后，她把两封信都完完整整地读下来，却发现事情与她想的完全不同，而且还远远地超出她的意料。竟然发现了这种事。太可怕了。她现在必须得想清楚到底该怎么做，不然自己的麻烦就大了。她在雪夜中把信件匆匆塞进包里，却发现手机在包里发光。翻出来一看，是个陌生电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凌晨回家的时候感觉就一直不好，这下感觉更糟了。手被冻得微微发抖，她接通了那个电话：“喂。”

对方说了一句话，她立刻环顾四周，脸色比雪还苍白：“你……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哪里？……什么信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……什么最后的话？我没有什么最后的话想要说，你在胡说什么，你别吓唬我……不要吓唬我！”

她挂断了手机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可不管怎么打，都是忙音都没有就被挂断了。她又拨打了另外一个电话，但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。她非常确定自己

被人跟踪了，对方肯定是通过手机查到她在哪里，还控制了她的网络。于是，她迅速发了一封邮件，干脆把手机丢在了树林里，然后冲到车里。

可是，她还没来得及系安全带，就有一个冷冰冰的东西从后座伸过来，贴上了她的太阳穴。

翌日早上，裴诗接到夏承司的电话。他让她带着员工签约合同去公司找他。

年末的第一场雪尚未停止。城市张开了怀抱，迎接着漫天飞舞的雪花。街道两旁树的肤色被秋天包裹成了黑棕，又被冬天用咒语凝固在大雪中。她赶到盛夏集团正门的时候，刚好看见了夏承司的车。黑衣保镖为他拉门，手挡在车门上方。他从车上走下来，目不斜视地步入正门。

“夏先生！”

听见裴诗的声音，他迅速走过来，神情漠然地看着她：“合同带了吗？”

“带了。”她把合同拿出来，递给他。

他接过合同，在上面扫了几眼，就直接把它们撕成了碎片。然后，他把碎片递给身边的助理，又对对方扬了扬下巴。助理飞速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薄薄的纸，用双手递给裴诗：“裴小姐，这是解约书。即刻起，你与盛夏集团的十年合约失效。”

裴诗接过那张解约书，上面有夏承司的亲笔签字，就与他在办公室那幅公司战略地图上的签字一模一样。她听见他用不带情绪的声音，说着不带感情的陈述句：“关于柯娜音乐厅乐队的工作，也会有人联系你。”

“等等，我与夏娜的竞争结果不是要等最后一天才知道吗？”

夏承司轻笑了一声：“你都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，如果胜利者不是你，那你岂不是付出太多了？”

没错，她已经有了八九成的把握，所以才把音乐会的时间定得这么晚。因为她早就在心底认定夏承司不会把管弦乐队交给她，但这原本就不是她的目

的。想建立乐队只是为了打响名气，既然现在名气都有了，她完全可以继续走下一步。目前需要做的，就是不能失去现在的热度。把音乐会的时间定晚一些，有助于她维持这种热度。可是，听见夏承司这么说，她心里还是有些发凉。她面不改色地回笑道：“谢谢，夏小姐付出的也不少。所以还是等结果出来再说吧。”

“既然你要把整个流程都走一遍，那就一月再接手工作吧。”夏承司的语气不冷不热，也听不出是否在嘲讽。

“其实走流程的人是夏先生吧。我不认为你会把乐队给我，而且我也不想要了。”

“随便你。”他看了看表，似乎想要早些结束这个话题，“从今以后你恢复自由身了。把家里地址发到助理邮箱，我让人把你办公室里的东西寄给你。”

雪是白色的，天空与建筑却泛着灰烬的颜色。风雪统领着世界，阻拦了本已繁忙的交通，在人来人往的地铁站留下了污浊的积水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靴子，上面还沾着薄雪，然后轻松地说道：“明白。”

“裴诗，我觉得你应该很擅长搞金融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音乐需要有灵魂的人去做，不适合你。”

扔下这句话，他转身就走了。前面不论他说什么，她都可以完全不受任何影响。但听见这句话，她意识到自己的双手立刻紧紧地握成了拳。她差一点当场发怒，用恶毒的言语去刺伤他。可是她忍住了，只是走过去，重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见他转过来，她抬起头，在背光的地方朝他露出了暧昧诱人的笑：

“没有灵魂的音乐家，未必就没有市场的。可惜有的人买我的账，我还未必愿意收。”

看见他的眼睛微微睁大，她笑得更灿烂了：“别说你那个晚上只是在演戏。我知道有多少是假的，有多少是真的。”这句话刚一说完，灿烂的笑立刻

从她脸上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不屑。

可是刚转过身去，所有挂在脸上的自负瞬间烟消云散。这不是第一次被人中伤，但这些话从夏承司口中说出来，比其他人说出来刺耳得多。

真是奇怪，风雪原本是这座灰色城市的入侵者，但这一刻，却像是变成了城市的主人一样，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速之客。她压制住想抱住自己双臂的欲望，只是红着眼睛大步走着，把风衣领高高掀起，挡住迎面吹来的风。

随后，她听见有东西砸在地上的声音，还有保镖跑过去捡东西的脚步声。她缩了一下肩膀，像是那个东西砸在了自己的额头一样。直至这一刻，好像所有忍耐力已经到达了极限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往天上看去，让自己看着空中的雪来分散注意。

他说她是没有人灵魂的人。

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其中不乏挽着父亲的手蹦蹦跳跳的幼儿园小女孩，以及因受不了天寒而钻入男朋友怀中的二十岁女生。以往眼中只能看到自己的她，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察觉到自己周边还有这些生龙活虎的人。她也突然意识到，自己与这些人有多么不同。

哪怕在与他的针锋相对中，她表面上又一次取得了胜利，但心里清楚他说的才是对的。与这些有血有肉有精力被感情牵动的人相比，她确实是没有灵魂的。

直到下午，裴诗才明白夏承司为什么要说那番话。

因为，她错过了早上的一条新闻。她在报纸上看见了一个消息：“盛夏集团女高管彦玲宿醉后死于车祸，最后一个电话拨给夏承司未得回应。”看见“彦玲”两个字和车祸现场照片，裴诗捂住嘴，很久都没能从惊讶中回过神来。

虽然她曾经亲眼目睹过父亲的死，但那时候她年纪还小，连悲伤的感觉都不能体会太多。那种丧父之痛，是随着年龄增加才逐渐加深的。这一回，是她

第一次明显感觉到，死神之手竟离自己的生活这么近——不久前还在平安夜碰面的彦玲，竟然死了。

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消化这个事实，然后察觉到这条新闻后半句话的诡异。为什么记者要强调“最后一个电话拨给夏承司”？一定是因为彦玲之前和夏承司传出了酒后乱性的桃色新闻。而那条桃色新闻，又是与她拒绝求婚扔钻戒这件事是挂钩的。那个晚上她刻意用这么激烈的方式拒绝他，都是之前计划好的，可彦玲的事却与她无关——这个事实她知道，夏承司却不知道。所以，夏承司早上会表现得如此愤怒，肯定是因为他认为这条新闻也是她故意炒出来的。在一个短暂的瞬间，她几乎想要立刻掏出手机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彦玲这些新闻与自己无关，但沉静下来想了一会儿，又觉得这个想法真是有点自欺欺人。

讨好夏承司，不是她现在应该费尽心思去做的事。

她放下手中的报纸，又看了看电视上暂停的DVD影片。影片刚好定格在Adonis仰着下巴一脸挑衅的画面上。这是十年前的一场跨年音乐会，场所是所在城市最大的音乐厅。接下来即将播放的，是他把琴弓丢在被他摔碎的百万名琴旁边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下台去。当时Adonis就已经以脾气孤僻著名了，但在这个摔琴事件发生之前，他还没有被人挂上“暴躁怪才”的称号。奇特的是，这件事虽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Adonis的粗鲁无礼也为他招来了大量的反对者，但是这次演出被古典音乐界称作是“音乐会中的断臂维纳斯”——小提琴家没有表演到最后，却是十年难得一见的精彩演出。而他糟蹋掉了这场音乐会，只是因为一个让人费解的理由——他的演奏通常有两场华彩段，在上半场即将结束时，他即兴演奏了最喜欢的曲子，这时候有一个观众的手机铃声响了。

不止这一场表演，Adonis从小到大的表演裴诗都研究过。Adonis和夏娜一样，都是属于外表非常抢眼的小提琴家。他白色的头发、时刻抱着那只慵懒又微微欠揍的猫，甚至比夏娜要更抢眼得多。但是，裴诗知道他的水平在哪里。她最拿手的帕格尼尼，他六岁时就在维也纳巡演中表演过——这个视频最初在Youtube上广为流传时，没有人能忘记他的模样：他脸上的嘟嘟肉在二分之

一小提琴上打着滚，眼中却露出仇恨社会的冷酷。西方网友们为此又开始指责着亚洲父母不人道，虐待孩子。

他看上去像个偶像，经常被人指责只会耍大牌炒作，但是懂音乐的人都知道，他的成功，绝非偶然。他是那种真正被逼着练琴到哭、有着过硬的基本功却又天赋异禀的小提琴家。夏娜和他比起来，就是幼儿园玩跷跷板的水平。击败夏娜，只需要比她炒作得狠就够了。对裴诗而言，这并不算什么挑战。但挑战Adonis……

她长吁一口气，快步朝窗台走去，在这过程中她把沙发上的小提琴也拖了过去，然后架在了脖子上，试拉了几个音。干燥的秋冬真是好季节，蒸发掉了琴木里的水分，让琴的声音听上去带着一点点回音般的沙哑，却又清脆嘹亮得让人心颤。在这琴声最美的时节里，一定要多练习。

在她的沉默与小提琴的啼鸣声中，又有好几天就这样过去了。太专注于艺术的结果，就是生活的其他部分都会乱得一塌糊涂。她有好几次都忘了吃饭，还是裴曲从酒店里带回来给她的。同时，她也没有太关注外界的新闻，以至于得知夏娜宣布停止音乐会的巡回演出，又对售空的专辑不再补货，她也只当夏娜是畏惧而逃。

裴诗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夏娜的哥哥却有。

大雪连续下了许多天。28日下午，夏娜请了几个闺蜜到家里玩，在后院里摆了一张大桌子，用旧式唱片机放着小提琴乐曲，让大家在那里赏雪景、听音乐、喝下午茶。法国的糕点师把点心端上来以后，大家都聊得很开心，一个家里做宝石生意的千金小姐说：“看着这雪总觉得很有过年气氛，我突然很想吃妈妈做的鸡蛋面。娜娜，你家厨师会不会做鸡蛋面啊？”

“这……会做中餐的厨师今天休息。”夏娜看了一眼透明玻璃门后的厨房与白衣厨师，一脸嫌弃地摆摆手，“你别闹了，下午茶吃什么鸡蛋面？”

“那你做给我吃啊。”大小姐不依不饶地说道。

“我的手可是要拉小提琴的，谁会去碰柴米油盐。”

“哈哈，我看你是不会做吧。”

夏娜面露尴尬，冷笑一声：“哈，说得好像你会做一样。”

“好了，你们别争了。”韩悦悦站起来，“只是鸡蛋面，很简单的啊。我去做就好了。你们还有谁想吃？”另外三个女孩也举起手来。韩悦悦伸出大拇指：“OK，你们等等我。”

韩悦悦刚进入厨房没多久，夏娜的一个闺蜜就低声惊呼起来：“哇，夏娜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们你哥在家里？”

“啊？我哥在？哪个哥？”

夏娜顺着她的视线看去，正巧看见夹着一本书下楼的夏承司。他穿着V领深蓝毛衣，露出里面的浅蓝衬衫，身材挺拔，冷淡的气息被脚上的深蓝棉拖鞋消去了不少。一看到他，她这几日的消沉似乎也变好了一些。正站起来想跟他打招呼，他却径直走过来，低声说：“娜娜，你来一下。”

在一群闺蜜羡慕的目光下，她跟着夏承司去了厨房的玻璃门前。他的神情有些严肃：“你怎么把巡演停了？专辑也不打算卖了？”

一听到这个话题头都大了，她长叹一声：“别问了，反正和裴诗的比赛我已经输了。卖多少、办不办巡演都不重要。”

“娜娜，你的前程与其他人没有关系。”

她眼中有一闪而过的怒气，但想了想，又讥笑起来：“哥，我知道你对裴诗有意思，但你应该也知道，如果拼卖力练琴和厚脸皮，我是拼不过她的。当初你让我和她竞争的时候，不是应该已经猜到这个结果了吗？到现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你很了解我，与其输得一败涂地，我宁可现在就放弃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她转身回到了桌子旁，和其他女孩吃糕点去了。

庭院里大雪如飘絮，像朦胧的精灵长出了多对白翼。冰雪脱下了天空的衣裳，把它披在大地的肩膀上。白色也是消逝的颜色，它战胜了人生的风暴，留下了死亡的沉默。彦玲车祸的照片里，就是一片白色里留下了红与黑的印记。然而，不过几天，所有的一切又一次被纯白覆盖。